

氤氳藏靜定，山海寄雄渾

—談十九世紀英國風景畫家泰納

‘There Are Sublimity and Calmness under the Thick Layers of Clouds, There Are Vigor and Grandness in the Present of Mountains and Seas’

—the 19th Century British Landscape Painter J.M.W.Turner (1775-1851)

曾肅良 Su-liang TSENT

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博士候選人



接近海岸的快艇 (Yacht approaching the coast)
1835-40 油畫 102×142cm

前言

對於許多英國人而言，泰納(J. M. W. Turner, 1775-1851)的藝術作品，尤其是他以英國為主題的一系列風景畫作品，早已經成為象徵英國的圖騰。

「泰納獎(The Turner Prize)」不僅是英國一年一度的藝壇盛事，更是全球藝術界關注的焦點。這項自一九八四年起，由泰德畫廊主辦的藝術獎賽，主要在鼓勵當代藝術的創新，以泰納命名，也在紀念這位與英國現代繪畫發展有著啟蒙作用的巨匠。

隨著倫敦泰德畫廊在公元兩千年的重新開幕，除了展出兩千年的泰納獎賽作品，也盛大展出泰德畫廊所收藏的泰納作品。

早熟的天才，成功的畫家

做為一位畫家，泰納可以說是一位早熟的天才，綜觀其一生，他都是秉持自我啟發，懂得自我內省的藝術家。從孩提時代開始，他便顯露了繪畫天賦，他的父親常常自豪地在他的理髮店裡，展示兒子的作品。

自一七八六年起，在他十一歲之時，他即開始接受繪畫的基本訓練。他從叔叔處，學到版畫的上色技巧，在湯瑪士·摩爾頓(Thomas Malton)的建築事務所，他得到建築繪畫技法的指導，同時，他也追隨水彩畫家艾德瓦·達伊(Edward Dayes)學習水彩。自一七八六年十二月起，在十四歲之時，他就以見習生的身分，獲得皇家藝術學院的入學許可，堅實的學院式技巧訓練，使得他在一七九三年，即以十七歲的年齡，得到藝術學會(Society of Arts)的風景畫大獎。

由於對水彩的喜愛，泰納在一七九〇年於皇家藝術學院舉辦第一次個展，便是一個以水彩為主的展覽。而在一七九四年舉行的水彩展，他對大自然精確的描寫，開始吸引媒體與藝評家的關注，也開始得到收藏家的支持。

早來的成功，使得他名利雙收，在一七九九年，他二十四歲之時，已經成為皇家藝術學院的



暴風雪 (Snow Storm) 1842 油畫 91.5×122cm

會員；而在一八〇二年，他二十七歲之時，就已經獲選為皇家藝術學院的院士。他的穿著入時，搬遷入倫敦更為高級的住宅區，在一八〇四年他更在住宅之後的面臨安娜皇后街(Queen Anne Street)之處，建築自己所設計的專屬畫廊。直到一八一六年，他都在此展售作品；而從一八一六到一八二二年之間他更逐步擴大此一畫廊。

除此之外，在一八一三年，他也在吐肯翰地區(Twickenham)，營建另一棟親手設計的住宅，在此他起建了屬於他的第二座畫廊，全部展示他個人的作品。在當時，畫家擁有私人的畫廊是相當少見的，泰納的舉動，可謂相當引人注目。

想像的風景，詩意的山水

泰納的繪畫觀，在於現實與幻想結合。雖然著重實地寫生，但是他的作品卻都在畫室裡完成。當時的水彩畫被當成「地形畫(topography)」的主要媒材，像繪製地圖般刻板的描繪技法，讓主張創意的他相當反感。他主張風景畫必須注入藝術家的思想，而不僅僅是地理風土的描寫，因此他反對過於著重技巧的描寫，也反對過於細節的描繪。

對於當時流行的歷史畫，他有著將風景畫與歷史典故，融冶於一爐的野心，他不但想超越英國的前輩風景畫家理查·威爾森(Richard Wilson)，更想挑戰十七世紀法國的繪畫大師尼可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因此，寫生只是他訓練眼睛與發展想像的工具，他的旅遊寫生，只是為了「蒐盡奇峰打草稿」。在他對學生的講課手稿上，記載著他要求學生「通過眼睛的感動，經由想像力，將藝術的表現獨特地釋放出來」。每當旅行之時，他都攜帶著隨身的素描本，隨時記錄他的

心得。在他的素描稿上，往往寫滿了註明他對造型與色彩的研究，待回到畫室，他融入自己的想像，再創作出心目中理想的風景畫。

透過實地觀察與寫生，使得他的繪畫逼近真實，但是透過想像的琢磨，使得他的作品沒有一般風景畫或建築畫，所予人的刻板印象，相反地，他往往忽略細節的描寫，表現出一種深沉的意匠與內蘊。光與色調的自然融合是他終生追求的目標之一，他對於明暗對照法(chiaroscuro)的巧妙應用，得力於早年對建築畫技法的學習，當時的藝評家，往往將之與擅長光線描寫的荷蘭大師林布蘭特相比擬。但是泰納卻對林布蘭特提出深入的批評，他認為林布蘭特為了追求「聖光」的效果，卻忽略了暗處色調的微妙表現。因此在泰納的作品裡，即使暗處，也都極力呈現色彩的效果。他曾經說：「我們必須關注畫而上的每一部份，當它們受光，或放射光線到周遭的任何物象、形式或平面上」。

除此之外，泰納所強調的繪畫意象與內涵的呈現，使他在一七九八年以後開始嘗試將繪畫與文學的結合。他在展覽目錄裡，加上英國詩人的詩作或韻文，來激發與深化其風景畫作品的內涵，在一七九八年，他宣稱：「繪畫與詩歌同源，它們經由暗喻的方式，彼此反射與折射出彼此的美」。

由於他對於十八世紀英國詩人的崇仰，他喜歡運用他們的詩作，來彰顯其畫作的內蘊，像是當時詩人拜倫(Byron)的詩作，就常常與其畫作同時出現。但是隨著畫作主題的擴大，適合詮釋畫作的詩作，已經很難找到，在一八〇〇年以後，他以自己的詩作伴隨其畫作，開始出現在展覽會上。



聖哥薩德山的通道 (The passage of Mount St Gotthard) 1804 水彩
101 × 68cm

聖哥薩德峽谷，行經此地的旅客，往往得匍匐而行，小心翼翼地通過。聳拔的山巖與狂捲的風雲，被表現在大幅水彩紙上，其生動的氣勢與細膩的色調，足以比擬油畫的厚實感與盛大的氣派。

祖國的眷戀與歐陸的憧憬

一七九三年爆發的英法戰爭，限制了往歐陸的旅行，泰納轉而將焦點放在祖國的山川，自一九七〇年代，他旅遊各地寫生，重新詮釋了英國的風景。一九七一年夏天，他拜訪布魯斯托(Bristol)、巴斯(Bath)等南英格蘭地區，一九七二年在威爾斯，一九七四年往中英格蘭，一九七五年南威爾斯，一七九七年，他前往北英格蘭地區。他的風景畫被視為對英國山河之美的讚頌，因而吸引了許多英國收藏家的熱情支持。

一八〇二年的英法休戰協定，終於使得泰納可以到歐陸旅行，對於泰納的繪畫生涯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一方面，他參觀位於巴黎，當時已經成為英國藝術家所嚮往的藝術殿堂——羅浮宮，展示著拿破崙掠奪自歐洲其他國家大量的藝術寶藏，使得他飽覽歐洲的傳統藝術的菁華，激發了他與歐陸大師一較短長的雄心。泰納自己曾經承認，他的作品得力於法國十八世紀畫家瓦托(Watteau, 1684-1721)的啟發。他在法國期間，並與當時法國的當代畫壇，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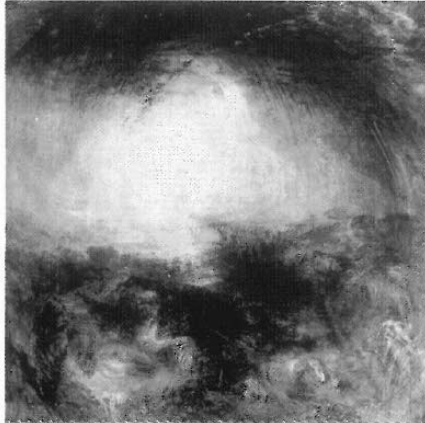
另外一方面，他到法國與瑞士寫生，大大增廣了他對山川峰巒的領略，尤其是在瑞士，他旅行在艱險的山區，或騎驢或步行，面對與英格蘭丘陵大異其趣，高聳與壯美的崇山峻嶺，他留下許多水彩與素描，表現他內心的震撼與感動。其中最著名的一幅代表畫作，是「聖哥薩德山的通道 (The Passage of St Gotthard)」，由於斷層形成天險，巨大的風勢源源不絕地，灌入此一漏斗式的

一八一九年他拜訪義大利，汲取文藝復興大師們的理念，在他的作品裡開始出現義大利畫家喬凡尼(Giovanni Bellini)與拉斐爾(Raphael)等大師的影響。他也擷取荷蘭畫家，像是林布蘭特(Rembrandt)和歌伊恩(van Goyen)等畫家的菁華。除此之外，荷蘭的海景繪畫(Marine painting)也給予泰納深遠的影響。自一八一二年開始，他開始繪製一系列應用漩渦形式做為畫面組成的作品，以風雲或暴雨或狂浪的方式，表現出無可倫比的旋轉的自然能量。而自一八二〇年開始，他更自由地釋放他想像的能力，洶湧的波濤與狂風暴雨，在畫面上表現出更令人震撼的海景畫。

宗教精神的昇華、悲觀與超越



站在日光中的天使 (The Angel Standing in the Sun)
1846 油畫 78.5 × 78.5cm



陰影與黑暗—大洪水的晚上 (Shade and Darkness—the evening of the Deluge) 1843 油畫 78.5×78cm

泰納晚年的繪畫風格，走向更為精簡的形式，許多細節被忽略，往往只有朦朧的光影變化，但是在色調上處理更見微妙。在內涵上，也出現重大的轉變，自山川河海的自然讚頌，轉而愈來愈深沉的自省，許多作品流露出純然宗教式的主題，表現出他對人世的慨歎。一種悲觀與厭世之情，溢於表象。

在一幅一八四三年題為「大洪水後的早晨(The Morning after the Deluge)」的油畫作品裡，他以橙紅色調畫出漩渦般的光雲，聖經所記載，大洪水後的上帝與彩虹的景象，被置換成像泡沫般人物，自陰暗處湧現。在另一幅題為「大洪水後的晚上(The Evening after the Deluge)」的油畫作品裡，一股聖光在畫面中心出現，而周遭幽暗處似乎充滿湧動地像泡沫般的生靈，泰納所附錄的詩歌，對自己的作品做出悲觀的詮釋，「每一個預示生命的泡沫，都是生命短暫的，一如夏日的蒼蠅，飛昇、掠過、展延與死亡」。

在另一幅題為「站在日光中的天使(The Angel standing in the sun)」的油畫作品裡，泰納取材自聖經啟示錄，在他所附錄的詩歌裡，對作品做出預示亂象般的詮釋，「我看到一位天使，站在太陽裡，她對著所有飛舞在天堂迷霧的生靈，哭泣地高喊：來吧！齊聚在偉大上帝的面前，因為你們可能吃掉王者、領導者、大能力者，或者做為其坐騎的馬匹」。

結論：模糊、抽象與預視



光與色 大洪水之後的早晨 (Light and Colour—the morning after the Deluge) 1843 油畫 78.5×78.5cm

他像其他十九世紀的藝術家一樣，在作品裡反映出當時的文化環境，更表達出對其所處社會，在政治、文化與科技進展各方面的見證與領悟。一生正好經歷英國工業革命的泰納，眼見社會各種風捲狂雲似的迅猛變化，使其一生作品從清晰到模糊，從具象到幾近抽象。他的晚年作品，畫面更為模糊，更為抽象，更為簡略，畫面上充滿無可匹敵的動勢，螺旋狀的風雲或光線，在作品中猛烈地渦旋著。

畫面上巨獸般的動勢，張牙舞爪般的風暴與浪濤，也許泰納在表達他對社會急劇變動的不安，畫面的模糊，也許代表泰納對於周遭的徬徨，未來的不定，社會的變動現象，在其心靈中不斷地反芻，使他的作品中不斷以宗教象徵的形式出現，或許由於長時間觀察大自然，泰納對於自然的偉大力量，產生無比的崇敬，或許自然給予他無限的靈感與啟示，精神的嚮往轉而訴求於宗教。

或許宗教對於泰納而言，是唯一的解釋，唯一的出路，畫面上不斷出現的上帝、天使與神光，正給予泰納一定程度的安慰，同時，在他晚年一系列的作品中，所表現的悲觀、厭世與告誡的意涵，如今看來，不僅代表著泰納對人性的深沉的感嘆，似乎也透露出他對往後人類社會的預視。

■